

羅永培著

喜馬拉雅山上雪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雪上山雅喜
(本劇)

著 培 永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84754)

喜馬拉雅山上雪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酒費

著作者 羅永培

王長沙南正路
雲五

版權印所有究

發行人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商務印書館

序

本書內容有劇本二，一是四幕劇「喜馬拉雅山上雪」，一是三幕劇「鐵漢」。

最高領袖在第二屆參政會親手提出川康建設方案，繼後又有川康建設期成會的成立，由此可見四川，西康的重要。西康進去就是西藏，我們決不能夠講治理西康不管西藏，我們卻能夠講治理西康，應先治好西藏，或是講應同時治好西藏。喜馬拉雅山上雪一劇是取材於康藏的，劇中人袁樂禪（一個到西藏去埋頭研究和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講——

「敵人從前面正式的打進來侵略，無論誰都瞧見了，知道了，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都明白了，就沒有什麼人瞧見，也沒有什麼人知道。唉，這真是一段悲哀的故事！」

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寫作本劇的原因之一，所以在本劇中告訴了一些一般人不知道，而是值得知道的小故事。那麼，這一個劇的政治味兒一定很重啦？不，作者可以明白的告訴你，與其說是這一個劇的政治味兒很重，勿寧說是這一個劇的藝術味兒很重。你瞧見過喜馬拉雅山上的白雪的純潔？你瞧見過布達拉上達賴喇嘛的十三層宮殿的崇高？你聽着過西藏的長笙，號聲，鐘聲，鼓聲和喇叭誦經聲？

「這一個劇可以在拉薩上演嗎？」友人問。

「當然可以。」我的答復。

在最新的外國劇本中，有寫西藏的；可是他們有他們深刻的用意，不是我們的，而西藏卻是我們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著作和譯文，在國內已出版了不少的書籍，至於話劇本，就恐怕要讓這一個劇本去佔第一的數目字。

承朝陽大學教授陳家芷先生借西藏參考書數冊，敬謝。對喜馬拉雅山上雪一劇，我不願意再講話了。

「鐵漢」一劇，在縱的方面是描寫我新興空軍偉大的人格，在橫的方面是宣揚我空軍人道的遠征日本的特殊勳績。因為這一個劇本是關於空軍的，所以寫成時會送給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簡樸先生請他指教，多謝他的美意指示，他給我這樣的一封信——

「……鐵漢一劇用意至深，無可非議。惟尚有數處待商討者，列舉如次，俾供參考。

一、空軍有任務出發時，絕對保守祕密，劇中轟炸東京一節，一洩於朋友（第二頁），且在醫院中，再洩於女人（第七頁），亦在醫院中，且非一人。

二、第二幕二頁，三人爭鐵漢之愛，與普通社會情形相距甚遠，恐引起觀眾反感。第五頁飛行路徑與停留時間，無論是否實在，似不宜描寫過於清楚。第七頁窮漢所言之後半段，似有斟酌餘地。

三、第三幕爲劇之高潮，但效果無法表現，因不易攝製此種作戰之實跡也，故最後一幕只能當小說看，舞臺性較少。……」

我的回信現在也抄在這裏——

「……空軍有任務時絕對保守祕密，寫著時早亦顧及，惟此劇之一部份本旨，原在爲東征偉績之宣揚，且此事早已公開廣佈，而舞臺表演稍有與事實不合之處，原係常有之事，但，現既承指示，當將此段臺詞，改爲不太明顯之句。至謂洩於女人則非也，蓋鐵漢雖經唐、雷兩小姐一再追問，結果他只說：『就是我想要去轟炸日本。』此句並非決定語句，亦非告訴消息之口吻，僅說他『想』而已。」

三位小姐爭愛，雖或與普通社會情形相距稍遠，但藝術所表現，尤其是戲劇所表現者，往往注意表現其特點，蓋表現愈特刺人愈深，而其作品之成功愈大。爭愛之事雖不常有，而不能說絕無，且黎、唐、雷三位小姐爭愛一段之臺詞，顯係朋友間之滑稽口吻，並非如何嚴重之句也。如無三位小姐之爭愛，則鐵漢不能見其鐵矣。照經驗告訴，一般觀眾對戀愛之事常感趣味，少有起反感者。至於飛行路徑與停留時間，係根據第十一期中國的空軍中所載人道的遠征日本座談會之紀錄，並非隨便理想，本劇之旨既在宣揚遠征，則此詳細情形似不能少，戲劇中雖有若干『假』的成份，但同時亦有若干『真』的成份，如此方能使觀眾滿意，誠懇的拜服我英勇空軍之神威。窮漢所言，劇中亦曾明白答復——

空軍甲：唉，他講的話我到很同情。

歐陽小姐：不過，就是太赤裸了一點兒。

白小姐：唔，怎麼？你不是學美術的嗎？一幅赤裸裸的人體描寫，你知道是藝術，這一

幅赤裸裸的社會描寫，你就不覺得是藝術了嗎？

小仲馬之茶花女，在當時亦被一部份人認爲邪淫，但一經公演卻成世界名劇。

第三幕確爲本劇高潮，但既係高潮爲全劇重要部份，豈能讓其成爲小說，失卻舞臺性不能上演，自行破壞等於不寫此劇，蓋此幕字面看來似難上演，但若交與有能力之舞臺裝置家則又甚易也；第一景不過舞臺稍大而已，飛機模型用紙或薄木均可。第二景與一景變更極小，飛機火光用燈光而已；保險傘可仿作，不一定真傘。至於空戰影片不一定特別攝製，借用各影片中某幾部份劇情相同者配映而已。一般劇作家常取巧用口述描寫空戰情形，而我則以爲成功作品應從正面寫，成功演出應從正面演，則觀衆之腦海始可攬翻，於是一次公演之影響，得經久不磨矣！……

中國的話劇還在青年的時代誰都知道的，這青年在抗戰中盡了他應盡的責任，在宣傳的效果上是很顯明的，可是在藝術的本質上卻仍然還是年輕，就講舞臺佈景罷，一般觀衆都看慣了舞臺上幾塊簡單的布片和一些簡單的燈光，舞臺也老是窄小的，就以爲滿意，自然，並不是講簡單，窄小就不是藝術，舞臺裝置家也有他根據的理論，可是在目前種種限制的困難環境中，

纔產生出這樣因陋就簡的現象，究竟是非常可憐而值得特別努力的一件事實。再講我們的劇本罷，本數當然已經不少，從事寫作劇本的也有一些人經過了幾十年的歷史，可是有若干能夠代表中華民族藝術的劇本咧？而代表民族藝術的劇本確是一定須要不可缺少的東西。當然話劇運動不能夠講從西洋搬來了它的形式，就算盡到了責任，同樣的也不能夠講話劇盡了宣傳抗戰的責任，就算作完了它的使命。中華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有高深的文化，有世代相傳百煉不磨的民族精神，現在更有堅苦抗戰建國的事實，這一切都須要偉大，崇高的藝術手腕去把它立體的昭告給我們自己的同胞和世界所有的人羣；而且，我們不僅是紀述光榮的史事，我們還要創造燦爛的前程。至於我們的導演們，那當然也有一些問題，常常在中國的舞臺上，中國人演中國劇卻可以發現外國人的動態，這固然是自己缺乏去模仿別人的原因，其實，並不是缺乏，而是沒有用血汗去提鍊。所以在正氣劇本的序文中，我主張中國抗戰勝利後，應該建立國立藝術劇院，就是要極積的擔負建國的使命，和創立民族藝術的責任。

一個偉大的民族能夠勝過偉大的困難，能夠建立偉大的新國家，也能夠向人類作偉大的表演。

一個偉大的戲劇工作者，不應該受觀眾的支配，應該支配觀眾，觀眾的文化水準不高，那正是戲劇工作者沒有盡到責任。以天下之至不變應天下之萬變，這是戲劇工作者應有的嚴肅精神。

喜馬拉雅山上

上面的話就算是序。

羅永培 二十九年二月十日

六

目錄

序

喜馬拉雅山上雪——四幕劇——

鐵漢——三幕劇——

五七一

喜馬拉雅山上雪——四幕劇——

時
不久以前。

地
第一幕在喜馬拉雅山頂。

第二幕在拉薩漢官住宅。

第三幕在布達拉達賴喇嘛宮前。

第四幕
第一景在藏人住宅中。

第二景在拉薩近郊。

第三景同第一幕。

人
袁樂禪（大學畢業生）

胡玉丹（同前，但他有一隻眼睛是殘廢了的）

巫拉（西康女士司）

達木魯（西康男土司）

巴薩噶隆（藏人）

委員（駐藏官吏）

老居士（留藏學佛者）

藏官 甲

乙

外人 甲

乙

古金山（漢商）

劉七（古助手）

藏僧（西藏學者）

藏民 甲

乙

藏兵六七人

漢兵三

吹笙者二

尼泊爾人一

藏漢羣衆三十餘人

第一幕

幕隨着莊嚴和諧的音樂慢慢啓，台左前方是一塊淺的山脊，後面是由高到低的樹梢，環抱至台中，台右稍後又是短短的橫排樹梢，在兩排樹梢交錯的當中，是兩道高低不同的山脊，從這兩道山脊轉至右樹稍後，是連接着兩道更高的山脊，在高的山脊上有一座很低，很小的木屋，屋面正當着舞台，除掉兩旁幾根撐頂的木柱外，沒有門窗的設置，屋後望過去便是一片茫茫的天空了。原來這兒是喜馬拉雅山的山頂，卻可惜這一些奇特的山峯和古怪的樹幹，都給終年不化的積雪覆蓋了，看過去全是一塊白色，好在恰逢着一個晴明的早晨，天空爬上來半輪紅日，不然就未免太陰沉啦。開幕雖已有數分鐘，可是只看見天色的轉變，起初是霧氣像輕紗一樣的籠罩，後來是灰色，是藍色，是緋紅色，最後是金紅色，於是把白雪的面上也照得份外的光亮了！在木屋前較低的山脊上，一堆積雪慢慢的站立起來，原來這兒伏臥的是一位巫拉女士，她站起來隨便動了一動，木屋旁的一堆積雪也站起來了，他就是胡玉丹，他看見雲彩佈滿着萬里長空的天際，很自然的就開口讚頌了——

玉丹 啊，真美呀！我們人類能夠到了這兒二萬八千多尺高的喜馬拉雅山頂上，真是登了幸福的神仙境界啦。瞧，那很遠的東邊不是藏馬爾赫呂峯嗎？就是那一座山峯也有二萬

四千尺的高度。（轉向巫）啊，巫拉士司，你昨晚上睡得很好嗎？

巫拉

玉丹

還好。啊，胡先生，你想想，我怎麼能夠在這兒等三年咧？是的，我很知道你的困難，不過，實在沒有什麼辦法，樂禪他（指在木屋中低頭靜坐的袁）既已經決定到這兒來靜修三年，斷絕紅塵，不言不語，每天只是由我給他一點兒簡單的飲食，就是在他吃東西的時候，也是不講話的，所以你在這兒等着是一點兒益處也沒有的，我勸你最好還是回去罷。

巫拉

玉丹

我不回去，我想，我還是在這兒等着。

巫拉

玉丹

你還是聽我的勸，趕快回去的好，你想，你所管理的地方，百姓，你怎能夠離開不顧咧？

巫拉

玉丹

我手下的管家，他們都很能幹，我離開了，一切的事他們也會管理得很好的。

巫拉

玉丹

你離開得時間太久，又是距離很遠的路程，你不怕你的地位發生什麼問題嗎？

巫拉

玉丹

沒有什麼問題，我管理的百姓都是絕對崇拜我，服從我的。我還要堅決的給你講一句話，就是我丟了土司不幹，我也不能夠丟掉他（指樂禪）的。

巫拉

玉丹

唉，巫拉士司，你瞧，這大自然的美麗，（他環指了一週）是何等的可以供人享受，沉醉！就是我殘廢了一隻眼睛的人，也感覺得非常的幸福，滿意。巫拉士司，你爲什麼不用你一對明亮的眼睛，來享受這大自然中無窮的美景，何必一定要爲情慾所

束縛咧？！

巫 拉

我從小就生長在曠野裏，大自然的美景真是享受得太多啦，現在我打算享受一點兒人生的幸福！

玉 丹

當然，你要享受人生的幸福，也是很理由的，不過，達木魯土司不是已經一再向你求婚，你爲什麼不就同他結婚，那不是很好的嗎？你們彼此的地位都是一樣的尊貴。

巫 拉

那你说用不着管我，我歡喜誰，就同誰結婚，就招贅誰做我的丈夫。並且，你想想，一年多以前你們初來西康的時候，住在我的家裏，我怎樣的招待你們，我怎樣的教你們學習藏文，在學習藏文的時候，樂禪他答應了我的交換條件，就是一年以後他把藏文學習好了，我就招贅他做我的丈夫。誰知你們剛剛纔十一個月，就學好了藏文，可是就偷偷的離開了我，跑到拉薩去啦。

玉 丹

是的，我們非常的抱歉，走的時候沒有告訴你，請你原諒，我們不告訴你，也有我們的苦衷，不過，你給我們的好處，我們永遠不會忘掉，將來一定要報答你的。

巫 拉

報答！答應了的事都偷跑啦，還說報答，簡直是欺騙。欺騙人的還靜修什麼？！我是非要他答復我不可。（她衝鋒了過去，要攬亂靜坐的樂禪，樂禪也驚得仰起了面來）

玉丹（急忙攔住她）這，這個不可以，不可以驚動他，他已經靜坐了十天啦，你還是聽我的勸快回去罷。

巫拉我不回去，我決定要在這兒等着。

玉丹三年的時間是多久啊！你怎麼能夠等着？

我能夠等，三年不算久，你知道嗎？達摩面壁九年，神光祖師跪求達摩，達摩要他跪到血滿肩頭，纔能夠答應他的請求，神光就取下戒刀割去了自己的胳膊，這樣一來就血滿肩頭啦，達摩見他誠心，就答應了他的請求，神光也就達到了目的。現在我也非達到目的不可！

玉丹唉，巫拉土司，可是你知道嗎？神光請求達摩祖師，是請求他傳道，與你所請求的不同呀！

巫拉請求的雖然不同，但是等着達到目的總是一樣。

玉丹啊，巫拉土司，你真是，真是使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講了！

巫拉（她息了一息，腦子裏在計算，忽然又緊張起來了）唔，我是應該問一問他，究竟爲什麼要欺騙我？他答復了我再靜修好啦。（她第二次衝鋒了過去）

巫拉（又急忙攔阻）這個不可以，不可以！

玉丹（繼續衝鋒）我是要問他，究竟爲什麼要欺騙我？

玉丹（仍然竭力阻止）現在他要靜修，三年以後再問好啦，他必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復的。

（暫停一吓進攻）他答復了我再靜修好啦。

（攔阻稍微忽略）他現在不能夠答復你。

（猛然一個突擊的進攻，衝進了木屋抓着樂禪）我一定要他答復我！（抓着樂禪竭力的幾搖）樂禪，你答復我，你爲什麼要欺騙我？

（急轉身抓着巫拉往外拖）你不能夠攬亂他！你不能夠攬亂他！

（她就竭力把樂禪往外拖）我要他答復我！我要他答復我！

兩個人竭力一拖，可就把樂禪拖出來了。他雖然被拖出來，但他仍閉上眼站立着不動。

巫拉（仍竭力搖動樂禪）你快答復我呀，爲什麼要欺騙我？究竟爲什麼要欺騙我？快答復我呀！

玉丹唉，糟糕，糟糕，快把他仍然送進去坐下罷！（她把樂禪往屋裏推，可是巫拉就向外面拖）他現在還是不講話呀，這樣拉去拉來，有什麼意思咧？

我要他講話，只要答復了爲什麼欺騙我，我立刻就回去，他再靜修好啦。（又給樂禪幾搖）你講話呀！你快講話呀！

玉丹（無法，只好退到旁邊搖頭嘆惜）唉，這樣幽靜的山峯上，誰知道也會發生攬亂的事